

0  
1  
2  
3  
4  
5  
6  
7  
8  
9  
10

タイトル番号：0090

書名：佩弦齋稿

1冊

佩弦齋稿

六雄論

◎上杉謙信

世之論謙信者、或惜其失於猛、余以為不然、天地之間、物之尤猛者為雷、雷一下擊、無物不碎、似過猛者、然積陰凝結而未散、雷一震焉、而群蟄皆奮、萌芽皆發、是天地亦不得不用猛、至於人、何獨患乎猛、願其所為如何耳、謙信固猛將矣、唯猛故欲攻、則攻、欲援則援、欲殺則殺、決然而決、奮然而行、熾銳壯烈、毫無

六雄論雄健

53729

281

願慮故其所為固不能無過舉而其所以震動一世者實在此矣夫東北諸國崛強難制自古而然蓋其地險要其人獷悍勢不得不然故累聖不能無憂而能平定之者古今能幾人哉及源右將開府鎌倉聚東北之雄於府下而撫摩之於是崛強難制之俗在將府則稍為易制而在朝廷則愈益不可制其後足利氏據京師以制天下又患東北之難制而置管領於鎌倉夫以獷悍之俗據險要之地而又久受將府之撫摩宜其知有將軍而不知有天子也其後管領日益僭侈自擬將軍以執事上杉氏為

管領上杉氏遂專東北兵馬之權而東北之人唯知有上杉氏無他獷悍之俗徒知戰鬥唯疆是畏何問其它故上杉氏弑其主而人不以為逆殄滅其主之子孫而人不以為悖方足利氏之時不知有天子者海內皆然而東北為尤甚驚橫恣暴不畏其主者諸將皆然而上杉氏為尤甚橫暴之極人心日離而東國遂為北條氏之有矣於是憲政并其姓氏職名授謙信夫東北之不知有天子如彼其久也而

而上杉氏之聲如彼其顯也管領之職如彼其專也唯其橫暴所以失國願謙信而得之可以振威武於

東北矣、而謙信則不以為榮、必也欲一朝天子、身率精騎、橫過敵國數百里之地、以朝京師、而前者不暇邀截、後者不暇躡擊、四海聞之、將必愕然曰、彼生於數百里之外、何以能朝天子、是其義聲不終朝而震四海、皇威亦隱然伸於宇內、謙信之功大矣、而其能為此者、以猛也、王室雖衰乎、赫赫天胤、四海所戴、海內之豪、豈無知尊崇之者、唯四鄰皆敵、所以環顧遲疑、不敢朝覲、獨謙信則猛氣奮發、毫無顧慮、故能為天下之所不能為、不如此將何以能振數百年之積弊、而令東北崛起強之俗知

畏 皇威哉、然則開異日之大平者、謙信不可謂無功、而織豐二家之尊 王室、謙信為之首倡、故

猛於援人也、王也、猛豈可

通篇以猛字為骨、子中間叙東北、猶悍朝廷衰弱、備字當持情勢及謙信首尊 王室、忽曰其能為此者、以猛也、文勢如高峯墜石、通篇筋脉、於此活動、末幅洗筆、猛字益透、真大手筆

蔚安評

謙信古今之猛將、矣造化之雷霆也、當四海亂麻之日、湯破積陰、著天下啓蟄之先、鞭能以猛濟天下者也、先生之文、極力摹字、畢到淋漓、便謙信功業、暴白於天下、是不亦勢苑啓蟄之猛將也夫、○文勢至中間稍萎、菲不振、忍字句煩冗、所致若以整練健筆、開闔為法、不更佳哉、李弟嘗評此文、與之聞合、余亦欲贊而未能也、

東北矣、而謙信則不以為榮、必也欲一朝天子、  
身率精騎、橫過敵國數百里之地、以朝京師、而前者  
不暇邀截、後者不暇躡擊、四海聞之、將必倚然曰、彼  
生於數百里之外、何以能朝天子、是其義聲不  
終朝而震四海、皇威亦隱然伸於宇內、謙信之  
功大矣、而其能為此者、以猛也、王室雖衰乎、赫  
赫、天胤、四海所戴、海內之豪、豈無知尊崇之者、  
唯四鄰皆敵、所以環顧遲疑、不敢朝覲、獨謙信則猛  
氣奮發、毫無顧慮、故能為天下之所不能為、不如此、  
將何以能振數百年之積弊、而令東北崛起強之俗、知

畏、皇威哉、然則開異日之大平者、謙信不可謂  
無功、而織豐二家之尊、王室謙信為之首倡、故  
余之於謙信、不取其猛於殺人、而取其猛於援人也、  
不取其猛於援人、而取其猛於尊、王也、猛豈可  
少哉、

海公傳  
卷之六  
謙信傳  
○

△武田信玄

天之生材不一、氣象開廓、議論正大、謂之英雄、智略縱橫、譎計百出、謂之奸雄、故英雄所為、未嘗不正、奸雄所為、未嘗不譎、而論者或以奸雄為英雄、其不為之所欺者幾希矣、天文永祿之際、海內糜沸、群雄競起、一時所尚、無非權謀術數、而其能虛襟納諫、舍己從人者、百不有一、此奸雄之常也、如信玄最稱巨擘、而其始也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一旦聽板垣之諫、幡然從之、雖古之賢君無以過焉、余以為此信玄之所以為奸雄也、其納諫者蓋詐耳、非惟納諫之為

詐、允其耽酒色、嗜詞賦者、皆詐耳、夫人之為惡、固有深淺、其謀淺者、其惡雖濟而易敗、既濟而不敗者、其謀必深、彼信玄者、以一少年、逐父奪國、一國服之、鄰國畏之、其謀豈淺淺哉、夫信虎之殘忍、鷲猛、不易制也、當時將士、亦皆驍敢、桀驁、不易馭也、信玄必謂我如是而父可逐、如是而將士可馭、皆已有成算、父既可逐、將士亦可馭、而猶可畏者、鄰國也、今夫逐父奪國、一國之人、必不服、一國不服、則鄰國得乘其隙、此又不得不為之計、信玄必謂我逐父奪國、非惟制一國、雖鄰國我將制之、我如是而一國可服、如是而鄰

國可制、如是而兵威可振、如是而疆土可闢、允其所為、皆有成算、故能濟而不敗也、逐父之策、在深自韜晦、父不備己、可得而逐矣、馭將士之策、蓋懼之以威、誘之以利耳、至於制鄰國、蓋信玄之所尤用心、而人或不能察其術、吾請言之、夫

信虎之猛、鄰國之所畏也、而信玄一旦逐之、易如反掌、鄰國聞之、必驚且懼、而觀其行事、行事果可觀耶、彼將以為人傑、果不足觀耶、彼將以為妄人、當此時、人孰不勉勵、信玄迺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果何心哉、以信玄之智、其不惑溺於靡曼

雕蟲翹藁之間也。亦明矣。而況於鄰國拭目之日乎。吾固知其為詐也。然則其術如何。曰：人莫不欲鄰國之畏己。獨信玄則欲其侮己。何者？彼畏我則有備。我雖欲制之，不可得也。我欲制之，豈若使彼侮我而無備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以百戰百勝之才，一旦

繇此觀  
而其所  
畏也夫

信玄國一世奸雄其耽酒色嗜詩賦者欺鄰國之術之教句實玄中之照邪鏡也而其遂以威親族犯天下之大惡猶免誅戮者蓋以時無推轂之君與賜鉞之將也先生蓋以挾霜嚴革戮天下之大罪於泉下朽骨照破欺鄰國之術無復餘蘊焉但斧鉞之事未續辭經微言是為可惜矣

○北條早雲

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尚，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拔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道澤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為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智術不為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墜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以也。夫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鎌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

雕蟲麴蘖之間也。亦明矣。而況於鄰國拭目之日乎。吾固知其為詐也。然則其術如何。曰：人莫不欲鄰國之畏己。獨信玄則欲其侮己。何者？彼畏我則有備。我雖欲制之，不可得也。我欲制之，豈若使彼侮我而無備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以百戰百勝之才，一旦為驕惰脆弱之人，人不見其可畏，其謀深矣。繇此觀之，其所以耽酒色嗜詞賦者，蓋欺鄰國之術。而其所以納諫者，蓋安一國之術也。奸雄欺人，亦可畏也夫。

○北條早雲

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尚，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拔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道澤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為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智術不為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墜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以也。夫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鎌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



豹牧駒犢、有不易馭者矣。而北條氏之立國、天下有事則投袂而起、身先士卒、跳盪奮呼、毫無沮撓。雖梟猛如和田者、亦有所不避。天下之至猛也。而其所以待民則孤窮必恤、冤枉必察。天下之至厚也。威猛足以懾伏豪傑、寬厚足以撫綏人民。豪傑畏其威猛、故不敢縱暴其民。人民服其寬厚、故不復離心。無事則八州之民可安坐而治也。有事則八州之豪可一麾而聚也。是北條氏之家法、而子孫世守之。此其所以保九世之久歟。其後伊勢氏據伊豆、冒北條氏、遂雄於關東。余觀其所為、蓋罷鑛倉北條之故智矣。何則

關東之民固嘗苦高時之橫虐、相與殄滅之。則冒其氏者、宜深惡之。而今反愛戴之、安知<sup>非</sup>泰時時賴之道澤哉。夫高時橫虐、不得不止、而後之有關東者、竟無有寬厚慈惠如泰時時賴者。則其政蹟之美、國人有不忍忘者。而又困於武人之橫政、則其所以念北條氏者、愈久愈深。亦自然之勢也。早雲之興、實乘此機。而襲其故智、故人民欣然歸心。早雲之言曰、君者父也。民者子也。安有父焉而不愛其子者耶。何其仁厚也。而其取伊豆、取小田原、又何其飄暴迅疾也。時人所謂獍猛如神、慈厚如佛者、即北條氏家法、而早雲

嚴之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以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

早雲之陰窺伊豆也、我氏適有賊子之變、早雲少之援、袂而起、遂誅其賊子、義烈之聲、激蕩八州人心、是以旗鼓所指、堅莫不陷、勁莫不破、焉蓋早雲慧眼觀機、假藉義烈之聲、遂虎視關左、踴據互相、是英雄之作用也、所可有論也、先生惟論繫鎌倉前北條氏之故、智而竟未其成就、若者假藉我烈之聲、所致者何哉、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攻出雲七年而舉之、可謂久矣、然兵鋒不挫、財用不匱、糧食不竭、國人不苦、古今奇之、夫七年之久、戰不能無利鈍、年不能無豐凶、元就何術而如此也、且子氏雖衰弱哉、然藉累世之儲蓄、城守七年、亦已壯矣、則攻之者安保士氣之不耗竭、而敵人之不乘釁、元就又何術而如此也、豐太閤帥天下之兵、以圍小田原、不拔者數月、而兵鋒頗衰、元就子隆景進休兵、鼓勇之說、然後能克之、隆景之策、蓋出於元就、則元就之取出雲、果用此術歟、抑亦有奇謀秘策